

一次改变政治格局的“封爵”

——楚考烈王记事 ③7

沈国冰

楚文化大家谈 (第三季) 征文

淮南日报社 淮南淮河文化研究中心 联办

《史记·楚世家》记载：熊绎当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这段话是《史记·楚世家》里的原文。有理由充分相信，即便不翻译成为白话文，大家都能读得明白。

《史记·楚世家》中的寥寥数语，显得平淡无奇而又云淡风轻、波澜不惊。

然而，谁又能洞察到那个时期，隐藏在历史深处的风云际会？

1

鬻熊追随周国的国君姬昌（后来的周文王），担任姬昌的火正，尽心尽力辅助姬昌，协助姬昌写成《周易》。应当讲，鬻熊在姬昌时期，作出了杰出贡献。

但是鬻熊早逝。不知何故，自从鬻熊去世之后，周国和楚人部落之间，似乎发生了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

至于什么事情，不得而知。史书对此，也没有记载。

这些不为人知的事情的发生，突出表现为周国对于楚人部落的日益疏远。

此后，发生了两件令人费解的事情。一件事情是：鬻熊去世以后，鬻熊的儿子熊丽接任楚人部落首领。让人费解的是，熊丽带领着楚人部落，进行了长途南迁，从交通比较便捷、自然资源禀赋相对优渥的丹阳，一直往南迁徙，迁徙至雎山。

《墨子·非攻下》记载：“昔者楚熊丽，始讨此雎山之间。”雎山位于荆山北麓，今天湖北省襄阳市南漳县境内的南条荆山的主峰，与其西边的荆山主峰聚龙山相距约七十里。

是什么原因，让熊丽带领着楚人部落放弃丹阳，迁徙到那么偏僻的雎山呢？想来，如果不是迫不得已，楚人部落断然不会这样做。

另外一件事情：公元前1046年，姬发（后来的周武王）率领的诸侯联军，与商军决战于牧野（今天河南省新乡市），史称“牧野之战”。

今天很多人以为牧野是一个专属地名，实则不然。

彼时的牧野，是相对于商朝都城朝歌而言。从朝歌城由内向外，分别称作城、郭、郊、牧、野。《尔雅》载述：“邑外谓之郭，郭外谓之牧，牧外谓之野，野外谓之林。”

“牧野之战”是武王伐纣的决胜之役，标志着商朝的终结和西周的建立。

彼时，南方众多部落都追随姬发参加了“牧野之战”，唯独楚人部落缺席。显而易见，如果楚人部落和周国的关系，仍然如同鬻熊之时，还算正常的话，楚人部落断然不会缺席“牧野之战”。

2

周文王姬昌一共有十九个儿子。其



中，他与正妻太姒生有十个儿子。

长子，伯邑考，姬考。姬考被商纣王囚禁，为了解救父亲，伯邑考从西岐来到朝歌，商纣王把伯邑考剁成肉泥，做成肉饼，送给姬昌吃，姬昌含泪吃下肉饼。商纣王以此认为，姬昌连自己儿子做成的肉饼都吃，断定他不会有什么大作为，于是答应放姬昌回周国。伯邑考的蒙难换来姬昌得以脱身，姬昌回到周国，誓言灭商，为儿子复仇。

次子，姬发，即周武王。他继承周文王遗志，率领诸侯联军杀进朝歌，推翻商王朝，建立西周。

三子，管叔鲜，姬鲜。封于管国，成为管姓始祖。

四子，周公旦，姬旦封于鲁国。

五子，蔡叔度，姬度。封于蔡国，蔡姓始祖。

……后来的故事，发生在周公旦姬旦的身上。

3

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姬发因病去世。

周武王姬发的长子姬诵接任，成为西周的第二任君主，史称周成王。

姬诵幼小，尚在襁褓之中。姬诵的四叔周公旦奉命监国。上朝的时候，周公旦把幼小的姬诵背在背上，处理朝政。

当然，朝政都是由周公旦做主。童年的姬诵体弱多病，经常生病。

有一次，姬诵生了重病，病危。周公旦多方求治，不见效。

眼看幼小的姬诵奄奄一息，周公旦实在没有办法，只有求助于神灵。

周公旦剪下自己十指的指甲，沉到大河里，祈祷说：

“大王（姬诵）年幼不懂事，朝中大小事务都是我主持和决断，如果有处理得不妥之事，有得罪民众和上天的事情，这与大王无关，都是我的过错。如果上天要惩罚，请不要惩罚大王，请惩罚我。我愿意用自己的生命，换大王的生命。”

祈祷完毕，周公旦把自己的誓言，

制作成为“书”，沉到大河里，此为“沉书”。借以表明自己祈祷的诚心。

然后，周公旦把“沉书”刻在甲骨上，存放在朝廷专门收藏“文件”的“记府”。

神奇的是，姬诵居然病愈。姬诵长大以后，他的四叔周公旦让他亲政。然后，周公旦回到他的封地鲁国去了。

4

真是世道险恶，人心阴暗。周公旦监国时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见姬诵亲政，周公旦失去大权，觉得报复的机会来了。

于是，这些人极力向姬诵谗言抹黑周公旦：“周公旦想作乱夺取王权已经很久了，大王如果不早做防备，迟早有一天会被周公旦所取代。”

一开始，姬诵并不听信这些谗言。但是，渐渐地，年轻而阅历不深的姬诵有些相信了。

信息传到周公旦耳中，周公旦叹息不止。担心祸及自身，更担忧叔侄互残，周公旦从鲁国逃到楚人部落避难去了。

彼时，楚人部落的首领乃鬻熊的曾孙熊绎。

熊绎是一个不畏强权且有正义感的首领，对周公旦的境遇十分怜惜，不仅收留了他，还以贵宾之礼相待。

熊绎的礼遇，让落难的周公旦心里十分温暖，感激不尽。

那段时间，周公旦和熊绎漫步于群山之间，互相交流对时局时势看法，谈论着西周的朝政和国家治理之道。他们惊讶地发现，彼此很多看法，居然惊人一致。

熊绎和周公旦相见恨晚，结下深厚友谊。

当然，在长时间的交流恳谈中，熊绎和周公旦不可避免地谈及当初周国和楚人部落之间产生隔阂嫌隙的前因后果。他们彼此都惊讶地发现，原来其中存在着鲜为人知的误会。

他们认为，周和楚人部落之间，是时候冰释前嫌了。

5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一天晚上，勤勉的周成王姬诵到朝廷的“记府”里去调阅“文件”。

在“记府”里，姬诵发现了收藏在那里尘封已久，自己的四叔周公旦的“沉书”。

在深夜寂静的“记府”里，姬诵一遍又一遍阅读着这件“沉书”。

他好像看见，他的四叔每天背着幼小的自己，春夏秋冬，雨雪风霜，去上朝。他好似看见，在他病危之时，他的四叔心焦至极，跪求神灵的护佑，竟然愿意以命换命。

姬诵泪流不止，十分羞愧。姬诵说：“是谁说周公旦想作乱夺权？他如果想取我而代之，有千百次机会，难道还要等到现在吗？”

姬诵怒而诛杀谗言之人，派人把周公旦从楚人部落接到镐京。

6

回到镐京，周公旦向周成王姬诵讲述了他在楚人部落的见闻。讲述了楚人部落首领鬻熊侍奉先王周文王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讲述过去一段时间周国和楚人部落之间的误会，代熊绎转述了楚人部落对周王朝的忠诚，并向周成王姬诵力荐鬻熊的曾孙熊绎。

于是，周成王姬诵封鬻熊曾孙熊绎为子爵，赐方圆五十里为封地，以丹阳为楚国都城。

楚国建国，熊绎成为楚国始封君。周公旦，成为《周公解梦》里的周公。勤勉贤明而心胸宽广的周成王姬诵，和他的儿子周康王一起，缔造了西周著名的“成康之治”。

即便周成王姬诵和周公旦姬旦可能都未曾料想，熊绎的这一次封爵，彻底改变了春秋和战国政治格局，极大地影响了先秦的历史进程。

明君贤臣，雄图霸业。一个伟大的王国——楚国，自此崛起。

村落里的风华岁月

郭毅挺

淮河(淮南)文化漫谈 (第五季) 征文

故乡的童年时常听大人们讲，烟波浩渺的洪泽湖底下有水漫的泗州城，天下第一塘——安丰塘水底有塌陷的安丰城。两座繁华之城之所以遭大劫，有多种民间传说，基本上都是城民有劣迹而被上神惩戒所至。不论善恶美丑，还是春花秋月，都在我记忆中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然而做梦也未曾想到，在我步入不惑之年时，我的家乡——后郭家，也将慢慢沉入水底，从地球上消失了。

位于淮河之北三十里外凤台县丁集镇西边的后郭家是我的故乡，北连关店乡，西与颍桥镇接壤，南同桂集镇隔村相望，东依丁集镇。庄前的路与东接蒙凤路西接阜凤路的丁颍路相通，虽算不上四通八达，可也出行方便。全村东西长不到一里路，方园连耕地约二三百亩。解放初期属颍颥桥区陈庙乡，人民公社时期划归关店公社，改革开放隶属丁集镇（今丁集镇）。据传说郭家成庄立户可能始于唐宋五代时期，是郭氏族人（大将郭子仪后裔）大批南迁途中而散落下的。从古至今，世代农耕、人丁兴旺、鸡鸣犬吠、燕语绕梁、圩沟环村、池塘落前。人们长幼有序，淳朴厚实。可謂是安居乐业，衣食自足。虽不是名村，地灵人杰，物华天宝，却依然有着好多美丽的故事。听长辈们讲族里曾有先人郭兆瑞特别勤劳，晨钟暮鼓，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一年四季，不知疲倦。有年大冬天他起得特别早外出拾柴，财神也被他的勤劳感动，就故意让他捡到几锭元宝。有钱发了家却不去吃喝玩乐，竟然买了几十头耕牛，带领族人稼穡耕耘。一次春播时地里十八根牲口一条墒，恰遇县太爷路过，望而心生敬意，下轿步行而过。族人经过一番劳作，积攒的大钱竟堆成垛，站在十里开外的颍颥桥上都能看到垛尖。如今这些传说仍是庄上人津津乐道的佳话。

沧海桑田，时光变换，庄西圩沟外边不知何时有了条南北大道，现在顶多算是条村路。可是这条路在解放前以前，可称得上是县道而不为过。他南去经板张集，过三官庙能达凤台县；北上过陈庙，到乐土铺可去蒙城县；也可经颍町集到阜阳城。如今就是这条路看来不起眼的给路，却曾承载了不少与凤台县相关的人文情怀。远的不说，就近现代而言。当年，北伐军最高指挥官为再次统一中国而指挥大军北伐，在胜利班师南下时曾到过皖北凤台，有一支北伐军就是踏着这条道凯旋南下的。1938年初夏，日本鬼子从蒙城南犯凤台也是经过这条路，幸好当时庄上人提前得到消息全跑了。不过有位村民栽了不少桃树，此时桃子即将成熟，为防鬼子偷吃，走前他要小聪明全泼上大粪水，未曾想可恶的鬼子进村后竟用东洋刀把树全给斜砍成树桩了。多年后的1948年深秋一天下午，豫皖苏区六分区十一、十二团第一次攻打凤台县城的队伍，也是经过此路进军的。晚上村民

隐约就能听到攻城枪炮声，次日拂晓重伤员就抬到那时还繁华的庄前不远的板张集。因当时集镇上仅有中医诊所，条件有限而无回天之力，光荣牺牲的战士们也就长眠在这块沃土上了。也就是这条风华之路，让后郭家在中国地图上有了个圆点，也使南来北往的人们记住了她。

上世纪父辈那代人历经风云变幻，雪雨风霜，而今依然健在的已寥寥无几了。不过他们在与共和国同步起舞时，给后代们留下的精神财富是可贵的。改革开放初期物质生活还不丰富，盛夏夜晚人们都会聚在村头打麦场上乘凉。流萤飞舞，微风徐徐，天远地空，月光下“围炉夜话”。时常听到的就是，淮海战役时作为担架队员，有的差点就留在“徐州云龙山上天天看风景”。我二伯说得更为风趣，淮河防汛禹王坝坝坝时，要不是鸣枪示警，防守一夜的民工再去庵棚里拿蒸好的馒头再跑，可能他早就“到洪泽湖跟鱼当邻居”了。有位参加抗美援朝的复员回乡后，年龄大了未娶上媳妇，常自嘲说要不是有纪律，早就同驻地姑娘结下百年之好。当然这代年轻人中，最多的还是为响应“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伟大号召，参加了新中国治淮队伍。作为民工他们都参加过西淝河疏浚、淮河集集坝工程，有的还到了皖西参加佛子岭水库工程建设。不过于治淮最长的要数我父亲，连续长达十二年之久才回乡。他们这一代年轻人在峥嵘岁月里和激情年代，不论走到哪，也不论走了多远，千山万水，路途迢迢，终记得来时路，终都又回到了梦绕魂牵生养他们的这块地方。如今已离去的父辈们的坟冢都在庄前庄后田野里，依然在守卫着后郭家。

地处淮河平原最南端的后郭家，20世纪70年代末以前村民种的地都是旱地，生计基本上靠天吃饭。为了过上鱼米之乡的好日子，20世纪80年代初村民们听从政府号召“旱改水”，和全乡人一道经过两个冬春，男挖女抬，风餐露宿，披星戴月，终于在平地上开通了一条穿庄而过的幸福沟（永幸灌灌区配套工程），接着又凭着勤劳的双手开渠修涵，从此，庄上人种地，早能灌涝能排，还种上了高产的水稻，过上了旱涝保收的日子。后来我去到外地谋生，隔了好多年才回乡。当时望着闯入眼帘的村庄，满目红砖青瓦大走廊房，土坯矮墙草房荡然无存。人们衣鲜食丰，仓满粮足。于是情有可动，连夜欣然命笔，写了篇通讯《腾飞吧，后郭家》投给县广播电台，不几日便发表。这可能是后郭家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官方的媒体里，当村民们在有线广播里听到文章时，人人喜笑颜开，脸上布满春光。现如今庄上早已小楼鳞次栉比，道路通畅，沟亮水清，鱼虾畅游，青草花红，绿树相亲。年轻人亦工亦农，老者庭院经济有方，生活殷实安逸。

沧海桑田，时光流远，这片质朴而又厚重富饶的村落，她的村民不管是先人还是今人都都是勤劳有情操的，村落而沉是因开发煤炭资源为社会做贡献所致。但愿千百年后她还能留在世人的记忆里，也知其何故而入水底。

淮寿，岁月沉淀下的一份深情厚谊

许之格

《六姊妹》的热播，在淮河两岸激起了强烈的情感共鸣。伊北，这位才华横溢的淮南籍作家，他的笔触犹如一台时光机，自如地穿梭于淮南的过去与未来之间，将几十年的风云变幻、市井人情、历史沧桑细腻地跃然纸上。作者不仅展现了淮南的岁月流转，更赋予了这片土地鲜活灵魂与温度。

在寿县农村长大的我，从小对淮南的记忆总是与“煤”紧密相连。小时候，父亲常提起托人从淮南带煤，那些乌黑毕仲翰也曾在西学堂就读，后从事革命活动和教育事业，曾留学日本、英国，1958年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

在寿县农村长大的我，从小对淮南的记忆总是与“煤”紧密相连。小时候，父亲常提起托人从淮南带煤，那些乌黑毕仲翰也曾在西学堂就读，后从事革命活动和教育事业，曾留学日本、英国，1958年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

剧中反复提及的淮南牛肉汤，总是勾引起对从前的进城回忆。那时大姐在城里的麻纺厂上班，放假时我便进城住几天。大姐经常带我到县城的南过巷去吃牛肉汤。清晨的巷子里已热气腾腾，牛骨与辣椒在锅中翻滚，巷子里坐满了等待吃牛肉汤的人们。有要多吃些辣汤的，有要多加些香菜的。有的说：“老板，多加两片牛肉吧。”有人伸长脖子数着前面的人头，炉火奏响了清晨的序曲。直到定居寿县后，我才真正了解到“淮南牛肉汤”的魅力。

驱车驶过东津渡大桥，便进入了淮南。这座在《六姊妹》叙事中占据重要地

位的精神之桥，不仅连接了寿县古城与淮南，更在荧屏上生动展现了“淮寿一家亲”的深厚情感。剧中那些浸润着楚风汉韵的婚嫁嫁娶习俗，那些回荡在豆腐作坊里的淮南口音与寿州方言，“排场”“长得俊”“油滋滋”“玩火好撩屎”坐月子散“红鸡蛋”这些方言民俗似淮河与淝水千年交融的生动写照。当屏幕上的煤油灯照亮两家人的团圆饭桌时，我仿佛看到了历史长河中，同饮一河水的人们如何在时代浪潮中相互扶持，将生存的艰辛转化为生命的醇香。

作品中提及的淮南历史背景，如楚国最后的都城，春申君黄歇、廉颇、淮南王刘安等历史人物，以及《淮南子》和二十四节气的诞生地八公山和寿县古城等，都是淮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历史元素不仅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也让观众对淮楚文化有了更加直观而深刻的认识。

淮南作为华东地区的工业重镇，拥有悠久的工业历史。煤矿、电厂、化工生产等工业元素，共同构成了淮南文化的独特魅力。而在青年作者伊北的笔下，淮南不仅仅是一座城市，更是一段时光、一份情怀、一种精神。

“淮寿一家亲”，不仅仅是地理上的毗邻，更是心灵上的契合。在淮河码头消逝的汽笛声中，回荡着古寿春楚汉文化的醇厚底蕴。在八公山豆腐坊里，卤水点化出了刘安炼丹的玄妙传说。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淮寿一家亲的深厚文化底蕴，更是岁月沉淀下的一份深情厚谊。

百年党史中的小学故事(上)

周强

到我塘庙，扩大了革命影响。1928年，寿凤临时县委派范毓南、岳岳云到白塘庙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建立了中共凤台特别支部（化名冯德芝）。特支成员在白塘庙小学开办平民夜校，教平民识字，对青年农民进行革命教育，以壮大党的队伍。他们招收了白塘庙、大冯庄、洼刘家等村庄的男女青年100余人。经过一年时间，平民夜校培养了一批革命积极分子，凤台特支在平民夜校学员中发展10余名共产党员。1929年秋，凤台地区有不少的失学青年，迫切要求求补习。白塘特支为了扩大党的影响，壮大党的组织，在白塘庙小学开设了初中补习班。补习班招收了周围村庄的36名学员，开设了7门课程。补习班不仅使学员学到文化，还引导学生投入到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打开了学生的眼界，进一步提高了学生的阶级觉悟。1930年，因部分学生考入外地学校，白塘庙小学初中补习班停办。补习班虽然办得时间较短，却撒下了革命的种子，发展了十余名党员，促进了白塘地区革命高潮的到来。

齐王庙小学。民国初期，淮南地区的爱国的富豪士绅皆以造福桑梓为荣，其中一项重要的善举就是办学。齐王庙小学坐落在架河乡西部，南临淮河，东边是王圩村，西邻淮北村。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本乡新科举人王勳臣办学，将齐王庙三层大殿改为学堂，课程设置《五经》《四书》，革命后（1911年），正式办为“高级小组学堂”。北洋军阀期间，齐王庙学堂改为“高小齐王庙第一分校”，芦集设第二分校。民国17年（1928年），

胡之光夫妇受中共地下党派遣，回到家乡进行党的活动。是年夏，在齐王庙小学办起平民夜校，既传授文化知识，又进行革命启蒙教育。任教期间，胡之光教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担任过班主任、教导主任和校长。不久，创建了草湖王家村党支部。民国19年（1930年）夏，中共凤台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齐王庙召开；次年，程东方（凤台县委书记）组织成立齐王庙特别支部，同时组建了圩南等7个支部和王咀党小组。北大著名文学家金克木（和季羨林、张中行、邓广铭一起被称为“未名四老”）也曾执教于齐王庙小学。1950年学校遭遇水灾，后由人民政府拨款，重新修盖，70年代被列为架河乡中心小学。

瓦埠小学。瓦埠古镇不仅历史悠久，更是皖西北革命斗争的发源地。1924年9月，小甸集特支停止活动后，薛卓汉、方运炽等人到瓦埠小学任教，开展革命活动，不久就建立了瓦埠小学党支部，书记方运炽，直属中共中央领导，辖李山庙、吴山庙、窑口集、小甸集、宋滩、上庙寺6个党小组。支部先后以瓦埠镇、石家集等地为活动中心，党员大部分以教书为掩护，利用组织学生会、群众集会等形式，宣传党的主张，发展组织。1924年10月至1925年6月，书记先后由方运炽、方运初、石德晏担任。中共寿县第二次、第三次党代会均在瓦埠小学召开。

芍西小学。芍西小学位于芍陵（安丰塘）之西，淝河之东，始建于1905年春，是由古寺改建而成，原名李家学堂，芍西学堂。1905年3月，秀才、教育家、革命志士

李炳尧（1856—1911年）与弟李兰斋捐资兴办“芍西学堂”，聘请石德宽、张树侯、常藩侯等革命志士先后任教。革命时期，不少革命志士为宣传进步思想，来到芍西学堂任教，并把学生引领到革命道路。小甸集特支成立时的宣传委员徐梦周曾在芍西学堂就读，后走上革命道路。他建立的川陕交通线，沟通了白区的党组织与川陕苏区的联系，给川北红军提供了许多军事情报，输送了大批急需的军用物资。安徽省立工业专科学校（即工大前身）校长毕仲翰也曾在西学堂就读，后从事革命活动和教育事业，曾留学日本、英国，1958年任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

堰口小学。堰口小学的前身是寿阳公学，始办于民国10年（1921年春），系乡绅孙光甫等利用堰口集福寿庵扩建而成。民国13年（1924年），学校改制，为寿县堰口小学，学校教师多是思想进步人士。中共寿县在县委第四次代表大会后，从上庙寺小学迁到堰口小学，1927年至1932年间，中共寿县委曾设于此，成为全县革命活动的中心地，不少学生由此走上革命道路。原国家地质部部长孙大光就是该校的毕业生。抗日战争时期，该校是堰口乡中心国民学校，辖青莲寺分校，但校舍破陋，教具奇缺，师资力量薄弱。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重视下，堰口小学获得新生，逐年有所提高，1970年前后，曾几度增设初中班。后孙大光部长将自己节俭购置的文物悉数捐献国家，所得奖金全部用于家乡教育，2007年堰口小学更名为“大光小学”。

“打响文化资源牌”之“淮南历史文化撷英” (第九季) 大型征文

在我党成立之初，很多早期党员利用小学教员身份作掩护，回到家乡开展革命、发展党员，很多小学就成了我党的早期秘密联络点。淮南一直都有着优良的革命传统，许多小学都留下了我党早期革命活动的足迹，即使百年沧桑，仍然静静地伫立着见证那些风云变化。

白塘庙小学。地处寿县东南部的白塘庙，是安徽第一面党旗冉冉升起的地方。1922年，寿县籍青年曹蕴真、徐梦周在上海施施系统加入中国共产党，旋即返回家乡开展革命活动。曹蕴真等人以教书为掩护，宣传马克思主义，吸收进步青年入团，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甸集特别支部，直属团临时中央局领导。特支以小甸集小学为活动中心，在师生和农民中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发展工农群众反帝反封建。寿县团组织的成立，为寿县党组织的成立创造了条件。1923年冬，按照党中央指示，在小甸集小学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小甸集特支，直属党中央领导，曹蕴真任书记，鲁平阶任组织委员，徐梦周任宣传委员。特支成立后，以小甸集、瓦埠、李山庙等小学为阵地，党员以教书为掩护，宣传革命思想，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壮大革命队伍。直至1924年9月，小甸集特支停止活动。特支的成立，开创了安徽早期革命运动的先河。

白塘庙小学。白塘庙小学设在白塘庙内。1924年，上海大学党组织派共产党员黄天白、吴云、吴震、胡萍舟等从上海回家乡寿县创办了“淮上中学补习社”。1925年，淮上中学补习社从寿县搬